

“小老”帮“老老” 养老更有依靠

青岛探索推进互助养老,让老年人“平时有人问、难时有人帮、病时有人管”

记者 尚美玉 梁超

热评

以制度托举有温度的互助养老

帮人一把,情长一寸。日常生活互相照应,遇到困难彼此扶持,守望相助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。在家庭结构小型化、人口流动常态化的今天,这种传统也是解决养老问题的珍贵资源。

不久前,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,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,并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了部署。

制度赋能,对互助养老健康发展至关重要。互助养老的优点在于成本低、接地气,能把居家养老的便利性、社区养老的普惠性与本土的亲近性结合在一起,但也面临责任划分模糊、服务质量不稳、可持续性不足等现实挑战。

进一步推动互助养老持续健康发展,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制度建设,把自发的善意、分散的扶持,编织成一张稳定、可靠的支持网络。

互助养老的生命力,在于有效激发邻里善意和志愿参与。探索一条低成本、可持续、有温度的养老新路子,应强化服务保障的规范性和体系化,结合实际提升养老服务的适配度。

将柔性互助纳入制度框架,要不断优化机制,持续补短板、聚合力、增效能。

可持续的互助养老,是就近服务与专业支持的结合。这不是说服务提供者必须是专业人士,而是要强化服务支持的托底性和长效化。

从各地探索看,低龄健康老年人帮助高龄老年人,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。这是可贵的社会参与,但前者自身精力有限、抗风险能力较弱,只能承担力所能及的照护责任。

发展互助养老,应站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高度,去盘活资源、打通堵点。无论是助餐、助行、助乐等常见的生活需求,还是康复护理、紧急救助等专业性和风险度较高的服务需求,社区互助只是一个服务出口,其长效运行,需要基层组织牵头、专业力量扶持,还要有公共资源托底。

进一步提升互助养老的服务水平和吸引力,应以社区为平台,以长效为目标,因地制宜、就近就便,广泛链接人员、设施、资金、服务、技术等,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发展模式,把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稳稳托住。

身处熟悉的社区环境,享受和谐的邻里关系,这样有温度的养老,是许多老年人中意的方式。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今天,有效激活“邻里守望”的传统智慧,使之与现代养老服务相结合,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体系,将更多人的晚年生活,不仅有身边的悉心照料,而且有需求的精准回应,更有情感的双向奔赴。 伍小兰



▲在胶州市铺集镇松园村养老服务站,老人为刚出炉的热包子点赞。 尚美玉 摄



▲老人们在铺集镇松园村养老服务站就餐。

▶铺集镇松园村62岁的刘作香为92岁独居老人送午饭。

2 从一餐热饭到邻里守望

在胶州市铺集镇松园村的养老服务站,62岁的刘作香在后厨已经忙碌了两年多。作为低龄健康老人,她每天和多位老伙伴一起为村里的老人们准备餐食。养老服务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:每天“看座寻人”,“食堂实行固定座位制,一旦有老人未按时出现,工作人员会立刻电话核实、上门探访。”养老服务站负责人魏风英介绍,在这里,村里110余位老人每天都能吃上热乎饭。对于80岁的魏祥臻这样因脑梗后遗症无法出门的老人,则由78岁的

邻居魏祥友主动承担送饭上门的任务;60岁食堂工作人员杨秀芝,在做完饭菜后,第一时间将热饭热菜送到本村高龄、半失能老人阎春花、刘作喜家里,解决邻里老人吃饭难题。

“互助养老是完善镇域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,从一餐热饭到常态化的邻里照护,在松园村试点基础上,我们已在全镇20处养老服务站组建了10余支助老帮扶队伍,120余名低龄健康老人参与其中。”胶州市铺集镇副镇长高超介绍。

在莱西市姜山镇全家屯一村,村居住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65%。对此,村里成立“银龄精准结对帮扶组”,以“两人帮一人”为原则,组织低龄健康老人与失能、半失能或独居老人结对。“大姐,今天咋没看您上街拉呱?我过来看看您。”60岁的王梅每天都会去独居老人王迪兰家串门。目前,全村共组建互助小组12个,服务涵盖代购、陪诊、助餐等方面。低龄健康老人帮助高龄、失能老人的“以老助老”模式,正在成为基层养老服务最接地气的补充。

3 推进“银龄行动”,让“老帮老”有章法有温度

与农村的“熟人社会”不同,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相对疏离,独居老人面临更多的是精神空虚与突发风险。在即墨区通济街道即发阳光城小区,每天清晨,退休干部刘世界戴上红袖标,开始“楼长巡查”。“张大哥,今天血压稳不稳?”“李大姐,家里水管修好了吗?”他一边走一边热情地和邻居们打招呼。在小区党支部的组织下,一支由56名退休干部党员为骨干的“小区银发人才库”应运而生。退休法官帮邻里化解了十几起纠纷;退休医生组建了健康互助小组,定期为高龄老人上门量血压、

指导用药。“老帮老”不再是简单的搭把手,而是有章法、有温度、有底气。

城市社区的另一种探索,是用“积分制”激活银龄潜能。在市南区金湖路街道,68岁的郭瑞清带领一支20余人的巾帼志愿者服务队,每月上门探访80岁以上独居、空巢老人,陪聊、查体、帮助实现心愿。每一次服务都被量化成积分,存入个人“时间账户”。“今年团队已经积攒了2000多分,可以换抽纸、米面油,也可以兑换服务心愿。”郭瑞清说。

在莱西市,低龄健康老人每月参与志愿服务积攒积分,可兑换免费理

疗、健康体检或生活用品。目前,莱西已有2000多名低龄老人参与“时间积分”,2025年以来,莱西市组建了100多支银龄志愿队伍,动员3000多名老年志愿者开展结对帮扶,覆盖了六成以上的村居。

“通过‘积分制’和承接组织,我们有效连接起供需两端,让这种互助模式实现了可持续运行。”青岛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龙艳介绍,青岛深化“银龄行动”,推进银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项目,目前已在市南、市北、李沧、崂山、平度等多个街道推广,吸引了近千名老年志愿者参与。

4 因地制宜 让邻里善意转化为制度力量

今年4月民政部等部门出台的《意见》,为青岛的探索提供了顶层制度牵引。文件明确了互助性养老服务的定义,系统回应了“谁来服务”“服务什么”“在哪服务”“如何保障”等核心问题。其实,青岛的探索早已开始,2025年发布了《青岛市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工作方案》,确立“试点一推广一深化”的分阶段路径,构建“城市助农村、低龄助高龄、健康助失能、服务换积分”的可持续养老服务机制,计划2026年总结经验基础上,因地制宜推广互助养老服务;至2027年推进服务制度化。

“从‘邻里搭把手’到‘制度管长远’,我们正在把一件件暖心实事转化成可持续的机制。”青岛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刘佳表示,下一步,青岛将聚焦资源统筹、标准规范等关键环节,加快构建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邻里互助、科技赋能”的互助养老新格局。

有关报告指出,互助养老

作为低成本、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模式,依托邻里守望传统和基层组织动员,已形成多元实践,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不足、专业能力薄弱、资源要素短缺等挑战。专家强调,尽管积分制和基层站点带来了制度创新突破,如何实现多部门资源协同融合、建立健全标准化服务评估机制、保障常态化运营资金,仍是未来全面推广中必须正视的短板。

在部分区市试点总结中,问题已然显现:社会组织参与广度不足,服务精准化仍需优化,对不同老年群体个性化需求挖掘不够深入。这正是青岛在互助养老模式深化过程中需要直面的课题。

对青岛这座老龄化率已近三成的城市而言,养老不仅是民生底线,更是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。当邻里善意转化为制度力量,当“老有所为”与“老有所养”交织成良性循环,守望相助的温情正在悄然重新定义新时代的银发生活。

1 从家庭之困到邻里之网

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,叠加少子化、空巢化,老龄化呈现规模大、增速快、区域分化、需求多元的突出特征,给社会保障、养老服务带来新的挑战。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压力,在乡镇和村庄尤为突出。留守老人、空巢老人普遍面临“做饭难、照护难、陪伴难”三重困境。

与国内许多城市一样,青岛在持续建设养老设施网络的同时,也开始重新审视邻里守望的传统价值。与推行“时间银行”的南京、“幸福院”遍地开花的陕西等地类似,青岛试图将乡土熟人社会中的“互帮互助”转化为一种可复制、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式。

目前,青岛已建成街道(镇)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34处、村居养老服务站1100余处、社区助老食堂1200余处。而如何让这些公共服务站点真正活起来,把分散的资源串联成一张有温度的服务网络,互助养老成为关键一环。